

兩般秋雨盦隨筆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七

古今人比儼

陳三元

思歸詩

土司妻

太白小像

義髻

重拜花燭

振振

祁陽竹枝詞

醋溜魚

徐聞縣

三垂岡

出關詩

黑蜨

桃源詩

下第詩

太太

詩中之時

夫已氏

大連少連

珠江竹枝詞

瞽人填詞

羊腎羹

參商

土炕

余椒雲

閔子弟

青

文字

平山堂

江西

五大夫

嶽廟對

武廟對

侍郎林

親戚

餞優詩

撕

賊禿

老

荅

烈皇慘訣

一壯

四壬子圖

名姓之誤

先臣先妾

顏子

大明湖趵突泉

先大父夫庵公傳

雌雄牝牡

點心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序班詩

象膽獺肝

左右

者這

制義礙詩

西域詩

行狀

履歷

阮亭司寇對聯

名字之妄

謙語成識

相士

相門對

毛西河

僧道

侯元經

賭空

絕命詞

金烏玉兔

爺爺

趙秋谷

十萬卷樓

三字獄

文幕酒

挂冠

詩占身分

藥別名

圓夢

懷羸

葡萄

頭

檳榔

文士淺陋

林撫軍奏疏

東周

斫

破瓜

口呆

偷書官兒

明左藏

避諱

公牘

隋唐演義

言可樵

父母稱呼

殺人

函丈方丈

無稽之談

佛誕

紙禱

女媧

敗子

達語不可爲訓

銀槎

定風螺蜈蚣劍

耳誦

櫻桃青衣

聖穀篇語

楊認庵

米價

東坡行二

測字

朝鮮詩

驚燕

賒抵折

詩魔

須臾

根懷詞

一丁

盞毫絲忽

大太

題驛詩

稱名

命名雙聲疊韻

四書令

晉文公夢

宋孝宗

異才戾氣

大行

汲冢書

酒盧

化鶴

子呼公

酒價酒味

二形二聲

精靈

王介

互用典故

經語詼諧

安吉

卑之無甚高論

望帝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錢塘梁紹壬應來甫纂

古今人比擬

明穆文簡

孔暉

以鯀比王安石其論曰鯀名重安石亦

名重鯀圮族安石亦圮族鯀湮汨安石亦湮汨鯀志在
平水土而有害無利安石志在謀富庶而亦有害無利
袁簡齋大令以劉後主比齊桓公其論曰桓公庸主也
禪亦庸主也然桓公雖嬖易牙豎刁等而獨信任管仲
後主雖寵中官黃皓等而獨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爲

羣小所撓也先伯祖諫庵公以周宣王比唐元宗論曰
宣王之與元宗皆兩截人宣王中興元宗亦中興而末
路則皆不振宣王車攻以下皆頌揚之詩祈父以下皆
諷刺之作元宗開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寶以後楊李
相而亂蓋有英武之才以翊其始而無沈厚之德以持
其終也此等比擬俱極貼切

陳三元

桂林相國陳文恭公世居橫山邨築培遠堂嘉慶丙子
相第不戒于火五世孫詰臣

守敬

癸酉解元嘗夢狀元

名繼昌遂改名以庚辰領會狀年甫三十前明正德二
年有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刻云岩中石
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峰
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
神賢喆出廟廊繼步策華勳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亦
一奇也相傳伏波岩下有石如砧向離岩二尺許讖云
岩連石出狀元近則竟相連矣狀元夫人爲李侍郎宗
瀚女姪李寄詩云矯矯文恭五世孫南交科第奪中原
三頭掌故今雙絕千佛名經有幾尊獨秀高擎天極柱

一枝青出桂林邨。相期位業齊王宋。培遠貽謀屬相門。
臚傳大宋已更各。世美家聲叶鳳鳴。剛道珠岩浮柱合。
又傳石刻滿城驚。七千里外荒眞破。三百年前讖早成。
聖代得人方共慶。肯教溫飽負生平。剝復天心未易量。
祝融蕩掃亦嘉祥。重新上界神仙府。依舊平泉宰相莊。
人羨唐夫年始壯。我懷君子澤彌長。泥金漫說門楣喜。
白叟黃童盡若狂。先是廣西貢院前大樓久圯。形家謂
宜改建。甫落成而陳遂捷三元制軍阮宮保詩云。文運
原因天運開。一枝眞自桂林來。

聖朝得士三元盛。賢相傳家五世才。史奏慶雲合名字。
人占佳氣說樓臺。若從師友掄魁鼎。門下門生已六回。
注近科狀元吳信中洪瑩蔣立鏞吳其濬陳沆及陳繼
昌皆予門生門下之門生也陳會試卷在第一房王楷
堂比部廷紹所薦薦之夜總裁黃左田宗伯鐵夢有人
持阮元名帖來拜及定元竟以廣西卷書榜知得兩元
大司農盧南石先生謂黃曰夢合矣楷堂札述其備細
于阮宮保宮保答詩云第一房中蓉鏡開薦賢我亦夢
中來事從天定必成瑞喜入人心真是才魁首早知掄

桂嶺姓名端合借雲臺。憑君入格非常事。應有朱衣暗裏回。真一則玉堂佳話也。

思歸詩

方坦庵宮詹詩云。老妻書至勸歸家。爲數鄉園樂事賒。彭澤鯉魚無錫酒。宣州栗子霍山茶。牽蘿已補牀頭漏。扁豆猶開屋角花。舊布衣裳新米粥。爲誰畱滯在天涯。可想見其性情之恬逸矣。

土司妻

廣西雲貴多有土司。雖有降罰處分例。不革職其廢弛。

不法者

奏革後擇其子襲之故俗謂土司曰鐵紗帽土官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爲聘過門時乃懸之項下謂之挂印夫人娶後印卽掌于其妻呼爲護印夫人築高樓以居之曰印樓民間稅契者例價千錢之外另折錢一百五十文名印色錢卽護印夫人之花粉錢也

太白小像

通州齊春帆進士

元發

官崖州牧封翁星垣先生迎養

在署襟懷坦蕩嘗遊骨董市得竹刻李太白小像以龕

供之旁鑄小楷一聯云謝宣城何許人只江上五言詩
令先生低首韓荆州差解事放階前盈尺地讓國士揚
眉可謂風雅好事者矣

義髻

天寶末童謠云義髻拋河內黃褰逐水流因貴妃以假
髻作首飾而好服黃褰故也見太真外傳假髻曰義髻
二字甚新

重拜花燭

馮潛齋先生成修廣東人幼牧牛夢有持扇爲障日者

扇上有貴州學政四字因奮志讀書年三十四始遊庠
逾年登賢書聯捷點庶常改部曹典蜀試又典閩試得
藍生彩元作解首先是爲王安國尚書典試所賞必欲
中元因與正主試不合爭之不得尚書曰姑置之此人
不中元吾不信也閱二十年果發解尚書喜極而藍老
矣先生嗣出貴州學差果符夢兆旋罷歸好論文有馮
入股之目年九十餘始卒乾隆壬寅入袞與夫人同庚
康健無恙屆結褵周甲之期親友門生駢集稱慶重行
花燭交拜之禮自署其門云子未必肖孫未必賢屢忝

科名只爲老年娛晚景夫豈能剛妻豈能順重燒花燭
幸邀天眷錫遐齡至乾隆壬子重赴鹿鳴洵美談也

振振

螽斯振振兮振振多也麟趾振振公子振振仁厚也殷
其雷振振君子振振信實也公羊葵邛之會桓公振振
然振振矜誇也左傳均服振振振盛也一字五解

祁陽竹枝詞

方秋白

希文

南海布衣也祁陽竹枝云鷓鴣塘下水生

波郎住塘西妾對河恨殺兩邊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

哥風致絕佳

醋溜魚

西湖醋溜魚相傳是宋五嫂遺製近則工料簡濇直不見其佳處然名留刀七四遠皆知番禺方橡坪孝廉

恒

秦

西湖詞云小泊湖邊五柳居當筵舉網得鮮魚味酸最愛銀刀鱠河鯉河魴總不如讀此詩覺此魚頓然生色甚矣文人之筆足以移情也

徐聞縣

雷州徐聞縣其始縣城逼近海墻每潮汎洶湧聞者震

恐後徙築縣城居民喜曰海邊潮至庶徐徐聞乎因改名徐聞縣方椽坪曰取對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可謂巧對

三垂岡

烏程嚴松齡進士

遂成

著海珊詩鈔三垂岡云英雄立

馬起沙陀柰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格高調響逼近唐音集中風通花氣全歸枕月轉樓陰倒入池鷓盤大漠寒無影

冰裂黃河夜有聲。涼笛生於無月夜。曉鶯嘯及未花天。皆可傳之句也。

出關詩

山海關詩不難于雄壯悲涼而難于工穩熨貼。長白貴夢奠侍郎慶句云羣山盡作窺邊勢。大海能銷出塞聲。筆力健舉。又某公謫戍出關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淒涼之語出以蘊藉之筆更佳。

黑蜚

熱河東砂石坂地產黑蜚。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爲黑蛾。

百舟利同重慶卷十一
七
蒙古人呼爲額爾伯克伊

桃源詩

福建莆田黃桐石著戰古堂詩桃源云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長讀未燒書極新穎

下第詩

下第詩忌牢騷怒罵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也知得失等鴻毛舍此將何術改操親老河難人壽俟時清星敢少微高長鳴棧馬還思豆未解庖牛忍善刀回首短檠殘燭在搬薑自笑鼠徒勞和平中正宜其

擬魏科享盛名臻耆耆也

太太

漢哀帝尊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後又尊爲皇太太后此婦人稱太太之始也古者婦人稱太最重故列侯夫人非子復爲列侯不得稱太夫人見漢書文帝紀注今則無貴賤皆稱太太矣太太二字未入詩者近廣東某洋商黃埔竹枝詞云丈量看到中艙貨太太今年稅較多初不知所謂後閱粵海關報稅單開載某船太太一十二名該稅九十六元之數始知外

夷因中國婦人尊稱太太故帶來夷婦皆呼太太以示矜貴也

詩中之時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及半開時此不可或失之時也絕頂樓臺人散候滿場袍笏戲闌時此無可柰何之時也

夫已氏

左文十六年傳曰夫已氏餘杭邵學士

晉涵

解云桓公

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懿公母密姬位次在六故以甲乙

之數名之適當已字然以傳攷之密姬第五非第六也
不若亭林顧氏引彼已之子作證爲確

大連少連

二人見于戴記少連又見論語他無考焉德清嚴九能

元照

曾購日本所刻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一書前列物

茂卿序其圖記有大連苗裔四字知賢澤之流傳久而
遠矣

珠江竹枝詞

李環浦

珠

新會人著珠江竹枝二十首錄其四云古墓

爲田長素馨素馨斜外草青青採茶人唱花田曲舟泊
橋邊隔樹聽夢回斜日透窗紗新試盤頭顧渚茶岍上
不如船上樂青山綠水是兒家船泊沙頭莫便開卯潮
纔退午潮來請看魚藻門前水流到滙洲也卻回黃木
灣深粉蝶飛白鷺潭漲錦鱗肥今朝正好遊花埭玫瑰
花開夾紫薇

瞽人填詞

陳孟周瞽人也聞鄭板橋填詞問其調爲誦太白菩薩
蠻憶秦娥二闕不數日卽填憶秦娥詞光陰瀉春風記

得花開夜。花開夜。明珠雙贈。相逢未嫁。舊時明月如鉤。
挂。只今提起心還怕。心還怕。漏聲初定。玉樓人下。

羊腎羹

彭文勤跋龍洲道人集云。龍洲常在辛稼軒席上賦羊
腎羹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
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詩甚風趣。按羊腎羹可對牛
心炙。

參商

不睦曰參商。按左傳。遷闕伯于商。邛遷實沈于大夏。一

主辰星一主參星參辰乃星名夏商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云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後人有用參商者蓋錯舉之以成文耳

土炕

北人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置火名之曰炕古無其製左傳寺人桺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新序宛春謂衛靈公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竈漢書蘇武傳鑿地爲坎置燼火是皆近之而非也舊唐書遼東高麗傳冬月皆作長坑下然燼火以取暖此則土炕之始但炕作坑

字耳

余椒雲

余椒雲司馬

瀚

山陰人官廣東由縣丞歷知縣有吏才

好談詩卽事云平生心力半消磨無限烟雲眼底過昨夜月明今夜雨來宵情事更如何宦海升沈人情冷暖蓋有慨乎其言之

閔子弟

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二子何人經傳罕見有人至山東謁閔子祠見正像傍立二主乃閔子兩弟

也一名蒙一名革家廟所奉必有可據況以卦命名尤不謬也

青

青與黑殊色今北人往往謂黑爲青紫戴記郊特牲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蓋青字之所昉又禹貢厥土青黎王肅云青黑色

文字

古人言文不言字左傳于文止戈爲武故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又有文在其手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

同文並不言字也周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
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爲乳書康誥于
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鮒字而敬孟子以大字小者
亦取愛養之義惟儀禮士冠禮賓字之禮記曲禮冠而
字笄而字郊特性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
近然卒不以文爲字也以文爲字始于秦始皇瑯琊臺
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
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
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儀禮聘禮注云名

書文也。今謂之字，則字之名由秦而立，自漢而顯也。三代以上言音不言韻，禹約出音降而爲韻矣。

李斯程邈周禹沈約

平山堂

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尙有園亭，邛壑之勝然已大半傾頽。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篁邨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遙聞天半起笙歌，面面雕空瞰碧波。若計揚州二分月，紅橋應占一分多。亞字牆圍萬柳條，棗花簾北酒旗飄。不教尺地清閒過。

更遣長廊接畫橋。平山堂接古名藍。太守遺蹤仔細探。
山色有無何處領。一簾煙雨望江南。想見當日文酒筵。
歌之盛。又平山堂楹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
與衆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江西

江有南北而無東西。況豫省轄地並在江南西。何以稱
焉。考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
廬江今廬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

之名。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

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桓伊傳
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事昔之所謂江
西今之所謂江北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淝
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今則以饒洪吉諸州爲江西
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
二十年又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
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
西耳亦猶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今但稱廣東廣西也

五大夫

秦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桂未谷曰五大夫秦爵之第九級史記曹參由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唐宋人詩云不羨五株封又云堪笑五株喬岳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誤以松之封大夫者五株今泰山種五松立石曰五大夫浴而弗察也

嶽廟對

京師東嶽廟對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氣之發東方汪文端公由敦所書句則趙甌北先生所撰也

武廟對

西湖秋水觀祀武帝在苦忠武廟之左門對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繆昌期手筆也

侍郎林

曲阜城東有顏氏族葬之域呼曰侍郎林桂未谷曰侍郎者石楠之轉語也引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孔林植楷千載共云顏林樹石楠人罕知者

親戚

史記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路史謂但言親戚則非諸
父昆弟之稱而不知非也古人稱一家之人亦曰親戚
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此以親戚
爲父母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此以
親戚爲伯叔子弟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
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此以親戚爲父兄也戰國
策蘇秦曰富貴則親戚畏懼此以親戚爲妻嫂也

餞優詩

梁石癡

樞

順德人工畫而嬾于詩所識孔生拉往珠江
花舫則與優兒餞優衡陽人依孔三載至是言旋或曰
今日之酒不可無詩無則不許入席梁曰詩亦非難但
論工不工耳余不工故不作今必欲強就子不我工亦
不得入席因援筆立成四句曰昔自衡陽來今返衡陽
去風送衡陽舟目斷衡陽樹于是衆睥眄而俱擱筆

擿

以手離物俗謂之擿擿卽斯也說文斯析也釋詁斯離
也詩陳風墓門有棘斧以斯之箋惟斧可以開析之然

此猶假物以爲用者呂覽報更篇趙孟見桑下餓人與之脯一胸曰斯食之注斯析也此則以手離物之確證

賊禿

今人罵僧曰賊禿按梁荀濟表云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禿則此語六朝已有之

老

今人友朋相呼稱其姓而帶以老字者亦有所本白香山詩每被老元偷格律謂微之也試覓老劉看謂夢得也又有稱人字之一字而係以老者東坡詩曰老可能

爲竹寫眞謂文與可也

荅

古無荅字合卽荅也釋詁合對也左宣二年傳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旣合而來奔杜注合猶荅也叔牂言畢遂奔魯

烈皇慘訣

李自成陷京師上命傳皇太子二皇子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爲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

亂離中匿蹟藏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
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見王譽昌崇
禎宮詞注此語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極矣

一壯

醫人用艾一灼曰一壯向以爲一撞謂其墳起如撞物
然而不知非也埤雅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者
爲壯人當以此爲數準也其餘老弱羸病量力而減之
耳

四壬子圖

本朝方爾止畫四壬子圖繪陶淵明杜子美白樂天自
執詩卷請教蓋仿後漢趙邠卿也邠卿圖子產叔向晏
嬰季札四人居賓位而自畫其像居主位皆模螽鑄島
之濫觴耳

名姓之誤

齊將孫臏以刑爲名非真名也漢將黔布以刑爲姓非
真姓也乃姓譜收黔爲姓而今武人有名孫再臏者可
發一笑也

先臣先妾

人臣對君稱父曰先臣晏嬰辭齊景公更宅曰君之先臣容焉稱母可曰先妾戰國策匡章對齊威王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

顏子

高士傳顏回有郭外之田六十畝以供餽粥有郭內之圃六十畝以供絲麻若是則小康之家矣何至簞瓢陋巷不堪其憂耶其說殊不足信

大明湖趵突泉

二處皆濟南勝境劉少宣詠湖句云舟行著色屏風裏

言身志下重臣卷一
一
人在迴文錦字中。張雲莊詠泉詩云平地忽堆三尺雪。
四時長吼半空雷。可想見兩地光景。

先大父夬庵公傳

盧抱經學士所撰敬錄于此。梁君處素名履繩。余益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誤。與其兄曜北相礮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目。余老而衰。漫思考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君率爲余審定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曜北侃侃然。君則闇闇然。和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乾隆戊申預行。己酉科。君舉浙江鄉。

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正未有涯也再試南宮不遇歸
途風日燥烈塵起漲天熱毒往往中人然抵家猶無恙
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在山閱月餘親程畚築之勞維
謹瑩面富春江時當秋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素彊
壯不爲意然君之受病已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卽
失音越日而客傳其逝余聞而驚訝往視之信爲之失
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者今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
宦家家門鼎盛祖則大學士文莊公父則工部侍郎冲
泉公伯祖編修葭林公伯父余同年友山舟侍講設以

常人處之不爲褻屐風流則爲裘馬清狂以游戲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媿人博學而孱守之故名不涉于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耀海內代精入法得其片楮珍同琪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于衆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彙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臚爲六門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尙未竟也遺草具在檢

拾而加以整比將後之人是賴已君詩清新越俗有集若干卷嘗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梅竹聯吟亦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人且通說文下筆無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早世時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則又不獨老人失一益友也哀哉君娶于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繼汾爲君之外舅以君處族黨間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祖恩孫曰後王在長逝者或可無憾而未死者烏

能免于憾也余頽唐之筆不足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雌雄牝牡

雌雄屬禽牝牡屬獸然而雉鳴求牝牝雞司晨禽亦可言牝牡雄狐綏綏雌兔迷離獸亦可言雌雄至墨子非樂曰雄不耕稼稽樹藝雌不紡績織紝以男女爲雌雄奇文也

點心

今以午前午後小食曰點心按唐書鄭僂爲江淮畱後

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炊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此二字見紀載之始又宋帝謂某臣曰朕當爲卿設點心

朝朝寒食夜元宵

俗諺豔稱富貴家有此二句人俱以爲歌舞繁華景象而不知上句乃極冷淡語也寒食一節古無賞心樂事豪家俾畫作夜中宵酣戲比曉高眠客之至其門者見突虛竈冷頗有若寒食禁煙之象故以是比之也

序班詩

鴻臚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宛生員爲之河間紀象庭
二尹曉嵐宗伯之少子嘗爲此職有自嘲詩云秀才每
自歎途窮一進鴻臚氣便雄金頂朝珠同太史蟒袍補
褂僭王公螭頭告示雙行白門角封皮兩道紅更有待
官儀注狠坐看道府打三躬

象膽獼肝

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獼肝象膽無定位十二月分屬徧
體故以比人心言難見也獼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
他一析更新循環歲更故以比世事言刻刻翻新也

左右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故尊文曰右文尊武曰右武莫能尚者曰無出其右重右也失謀曰左計異端曰左道降秩曰左遷卑左也然今之序官及位次則皆尚左矣

者這

者回者番者般者時者邊者箇者之爲言此也今改作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郭忠愍佩觿集云以迎這之這爲者回之者其順非有如此者

制義礙詩

不從制義入手者詩多不工前輩多論之者而工制義者又往往不工詩蓋魚熊本難兼美且一則妙索環中一則神遊象外其閒固微有區別也袁簡齋先生曰老子云仁義者道德之蘧廬也可一蹴而不可久處也其制義之謂乎

西域詩

長洲褚筠心

廷璋

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入首序云璋

備員史局入載于茲承修西域圖志同文志諸書考索

印證紀

聖朝之疆索闡前代之見聞編次之餘爰成此什志天山南北都會城郭之大略以補史乘所未備且藉以詠歌

盛烈竊附于江漢常武之義云烏魯木齊云額魯公孫

此建瓴

地爲額魯特公族噶爾丹多爾濟之昂吉

天戈萬里下風霆山圍蒲

類分西谷

漢蒲類國地治天山西流榆谷

雲護沙陀拱北庭

唐爲北庭大都護府

北接沙陀突厥地

不斷角聲橫月白無邊草色入天青輯懷城

上

新建城名

舒雄眺盡把耕疇換牧坳伊犁云人驅風雪獸

驅煙猶見烏孫立國年

爲漢烏孫建廷處烏孫爲行國逐水草

海氣萬重

吞麗水

伊黎河唐詩名伊麗河亦曰伊黎水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彼中海也

山容三面

負祁連

伊黎爲計騰格里山卽古祁連山東南西南三面分支環抱

盤雕紅寺朝鳴角

有海弩克固爾札兩廟

散馬青原夜控弦紀績穹碑銜落日

固爾札廟

東建有前後勒銘伊黎碑

英靈班鄂想迴旋

定北將軍班第議政大臣鄂容安盡節于此

雅爾云多邏川外夜吹蘆雉堞新城接上腴塞月已寒

三葉護

唐三姓葉護地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

邊風猶動五單于

漢呼揭車犁烏

藉振閩鄧支五單于地

名藩甲捲煙消漠

西北接左哈薩大界大兵追阿木爾撒納入其

地哈薩克撒帳數千里因而內附

健將弓開血灑蕪

巴圖魯侍衛奇徹布克敵制勝于此

不是

皇威宣北徼，春光誰遣徧墳墟。額爾齊斯云西州直北

勢憑陵，瀚海迢迢過白登。鈴澤風高奔怒馬，今烘郭圖

淖爾譯言金山雪暗下饑鷹，今阿勒坦鄂曾傳舊壤開都伯，舊

都爾伯特游牧處四衛拉特之一也都爾伯特急讀則成都伯，僅見降王保策凌都爾

有三策凌者首先歸附封王爵今存，四部蟲沙成底事，好將忠謹化驍騰。

吹云梯空勁旅倚孱顏，巴圖魯阿玉錫以二十五人敗

逕出盤鵬落鴈閒，波浪遠翻圖庫水，圖斯庫爾急讀則

成圖庫唐碎葉水也風雲高護格登山，千屯此日開榆塞，自圖斯庫爾北

行五百餘里總名曰十箭當年阻玉關，唐沙鉢羅唯利

吹今爲屯種之所失可汗分十部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

七

部授一箭日十箭
居碎葉東西境

碎葉長川流不極

吹河爲唐
碎葉川

猶懸邊

月照潺湲哈喇沙爾云風雨猶疑鐵騎屯至今沙轍有

遺痕焉者鎮啓龍遊遠

唐設焉者都會
府爲四鎮之一

都護城懸烏壘

尊

西境爲漢烏壘城都
護居此于西域爲中

弓挂輪臺飛皎月

西有地名王
古爾漢輪臺

地 劍磨蒲海射晴曠

南有羅卜淖爾爲古蒲
昌海河源至此潛行

戍樓高處

分襟帶山水遺經費討論阿爾蘇云天邊冰雪鬱嵯峨

木素峰高朔氣多

城北有木素爾嶺多冰
雪回語木素爾冰也

壕上射生城

落鴈軍前饗士帳鳴鼙東縈姑墨千年磧

阿克蘇東塔
里木河北岸

爲古墨
國地

南走于闐一綫河

和闐河北流至
此入塔里水河

待把方言垂

竹筆

回人用竹筆

阿蘇溫宿謾承訛

阿克蘇爲古溫宿地

和闐云毗沙

府號古于闐

和闐爲古于闐唐設毗沙都督府西倚蔥嶺

蔥嶺千盤積翠連

大乘西來畱法顯

水經注釋法顯至于闐其國有大乘學

重源東下問張

鴛

漢書河有兩源一出于闐

漁人秋採河邊玉

于闐有綠玉河黑玉河卽今玉隴哈喇哈

什諸

戰馬春耕隴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

六城日額里齊日玉隴哈

什日哈喇哈什日齊爾拉日塔克日克勒底雅

唐家風雨漢家煙八詩風格高

牽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行狀

山舟學士遺命不作行狀極高見也通鑑注云行狀者

狀其平生之行實上之朝廷以請諡今既不在諡典何必作耶今尋常一命之員亦立行狀不識何所用諸

履歷

今之履歷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注色者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今謂之根腳又宋人注狀其始有並非元祐黨人親戚字樣其後有並非蔡京童貫親戚字樣

阮亭司寇對聯

殷彥來譽慶頌王文簡對聯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
賢士皆從之遊又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聯送文
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

名字之妄

士希賢聖竊比前人於名字中寓意往往有之然尊如
堯舜聖若宣尼夫誰敢比跡哉而梁太常丞有唐堯漢
有臨武長虞舜北魏有都督曹仲尼唐武后時有拾遺
魯孔丘何其狂妄若是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子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相士

先六世祖谿父公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得一第乎荅曰不僅是更向上曰翰林乎曰更向上曰京堂卿貳乎荅曰如前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

曰蓋協揆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此事載阮吾山茶餘客話偶閱唐李固幽閒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前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于窮變然變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眞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公以爲怪誕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冢宰居攝三日二事古今絕相類

相門對

相傳張文端予告歸里榜門云綠水青山讓老夫逍遙
歲月

紫宸黃閣看吾兒燮理陰陽此有所仿明文成父海
晚年偶書門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愚謂此皆是謝太傅對客語中化來特不如其蘊藉耳

毛西河

西河先生以騰口之辯才而多師心之議論嘗與閻百
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
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不淺

僧道

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于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閑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畱資畫景與詩材大哉

王言足以遏邪說而息迂談矣

侯元經

侯元經

嘉縉

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

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
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
官曰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筆盍屬之卽傳至戶
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
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浼侯磨墨濡筆
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
批文俟侯出而卽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賭空

今酒令猜枚轍相謂曰前後手不賭空按此說其來已久元人姚文奐詩曰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正謂此也

絕命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寧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

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金烏玉兔

張衡靈憲曰者太陽之精積而成鳥象烏陽之類其數奇月陰之精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偶此分陰陽而言之范育曰日出于卯卯屬兔而兔之宅乃在月中月出于酉酉屬雞而雞之宅乃在日中此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也總之乃日月之積氣非真有烏兔耳

爺爺

玉篇俗呼父曰爺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杜詩見爺

背面啼耶孃妻子走相送俱以父爲爺也今北人呼祖爲爺爺宋燕山府永清縣大佛寺內有石幢係王士宗建末云亡耶耶王安孃孃劉氏是稱其大父大母也則此稱自宋時已有之然則當時北軍有宗爺爺岳爺爺之稱直以祖尊之矣

趙秋谷

趙宮贊本與阮亭有隙罷職後益修憾焉嘗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爾來論詩惟位尊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宋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

遂述于阮翁阮翁寄詩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
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語極蘊藉
十萬卷樓

蕭山黃穀陸先生

宗炎

釋褐後遂不出山里居數十年

閉戶著書搜藏甚富顏其居曰十萬卷樓

三字獄

宰輔編年錄喆鄂王獄具秦檜言喆雲與張憲書其事
必須有斬王爭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今皆作
莫須有檜以險狠故入人罪必欲使爰書有據決不以

摸稜語了事也似宜從必須有爲是

文幕酒

知稼翁集注臨安人以黜卷幕酒缸可與覆醬甑作的
對

挂冠

挂冠之事清時則鳴高衰世則避禍往往有之紹興中
周大理以不肯勘問岳飛獄挂冠而去天啓中林祭酒
以陸萬名請魏忠賢從祀孔廟挂冠而去此等挂冠榮
于錦旋多矣

詩占身分

張南華

鵬翮

應制賦湯圓句云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

驚度量可想莊滋圃

有茶

朝考春蠶作繭詩經綸猶有

待吐屬已非凡抱負可想

藥別名

唐進士侯寧極撰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凡一百九十品茲擇其雅而趣者錄之黃芩曰苦督郵石南葉曰冷翠金剛沈香曰遠秀卿神麴曰化米先生白芷曰三閭小玉甘遂曰隨陽給事中酸棗仁曰調睡參軍

紫蘇曰水狀元藿香曰玲瓏霍去病大黃曰無聲虎蛇
牀子曰建陽八座半夏曰痰宮劈歷艾曰肚裏屏風細
辛曰綠鬚姜寄生曰混沌螟蛉知母曰孝梗甘草曰偷
蜜珊瑚肉豆寇曰脾家瑞氣附子曰正坐丹砂生薑曰
百辣雲杞杷葉曰無憂扇皂莢曰元房仲長統薄荷曰
冰侯尉俱有意義德州田山薑癖好新奇凡病醫以方
進書俗名者不飲也則知此書之作千載後有知音者
矣

圓夢

蘇人於況太守廟祈夢有二人於秋闈前詣焉夢神各予象棋卒子一枚醒而不解所謂一人曰隔河有圓夢者君待此吾往問焉至則占之者曰卒之爲言止也非大吉兆然象棋之卒以渡河爲貴君之卒已渡河今秋售後將來可得一縣令所以不大顯達者以卒雖渡河亦止準行一步也彼不渡河之卒一步不可行其殆以諸生老乎已而果然昔唐沈嶠初求縣宰夢渡江船覆水分爲二西則清東則濁遂沿東而過占之友人賀曰君當授浙江分水縣矣後旬日果應見謝于友友勉之

曰爲政宜清昨夜入濁非佳後蟠果以濫致命事見唐
于逃聞奇錄此等圓夢極有意趣

懷羸

晉文公取懷羸于此言之則姪婦也于彼言之則甥女
也名分之閒紊亂已極較之乃翁烝齊姜乃弟烝賈君
未達一間耳

葡萄

北地葡萄最美有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曰橘柚
秋黃楊梅夏紫此與千里蓴絲末下鹽豉春初早韭秋

末晚菘同一風致

頭

牛羊稱若干頭而食物亦可稱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
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果食一頭奴
亦可以稱頭梁簡文帝書言安成王餉胡子一頭並見
唐段公路北戶錄

檳榔

南史劉穆之以金柈盛檳榔宴妻兄弟則此品六朝已
尚之本草檳榔大腹皮子也陶隱居曰尖長而有紫紋

者曰檳圖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廣州者

大而味澀粵人以蠣房灰染紅包浮畱藤葉

俗呼檳葉

食之

每一包曰一口按梁陸倕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見北戶錄則口之爲稱其來已久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邛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蜣子口中膿血吐檳榔此言其鮮者乾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師人亦嗜此品雜砂仁荳蔻貯荷包中竟日細嚼脣搖齒轉惡狀可憎漁洋山人調程給事詩云趨朝問夜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

同九下 重刊金身一
三
坐喫檳榔讀之失笑然程係南海人固無足怪今之士
大夫往往耽之余三滯京師兩遊嶺海酒酣以往手奉
難辭閒一效顰則蹙額攢眉苦澀難忍而甘之如飴者
其別有肺腸耶

文士淺陋

國朝磨勘諸生詩學策內有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
天此亦可與問堯舜一人二人者步後塵矣

林撫軍奏疏

江蘇賦稅甲于天下自元迄今未之有改豐年尚可支

持歉歲卽形拮据比來連年水旱勸捐議賑一而再三
國帑多靡民財告匱巡撫林公一摺剴切敷陳因全錄
之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巡撫林則徐片奏
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
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六
月閒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時蘇松等屬棉
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
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
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

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
迨九月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
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
于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多
屬空桴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
望晴霽庶可收晒上礪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迅雷
閃電晝夜數番自江寧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
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
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晒無

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烘焙勉強試礱而米粒已酥上礱卽碎是以業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叅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卽以才力不勝立予叅撤不使戀棧貽誤各屬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淡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織紡爲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

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卽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

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

奏閒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爲相沿成例並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爲國任怨不以國計爲亟是國家

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爲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覲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爲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卽爲

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卽如上年臣到蘇
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
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畱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
一百八十萬爲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
陳鑾摧提嚴緊亦于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爲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貯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
上籌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廣
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破圩淹灌等處原不
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

卹臣卽復行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畱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輸卽紳富之家實

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間閭匱乏勸諭愈難然覩此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

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

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卽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卽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畱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卽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

辦漕遲誤

奏叅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卽晴趕晒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卽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日食無資而欲強

其完納卽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卽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少權子母者旣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

尚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
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
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
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
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聲淚
俱下從此卽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
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

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
我

聖主子惠黎元

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
顛連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
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悉
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

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和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東周

吾其爲東周乎孫履齋奕示兒編云此是反辭言必興

起西周之盛豈肯復爲東周之衰乎說本伊川較舊注
頗勝

斫

斫之若切今人讀若坎張文潛明道雜誌云世傳朱全
忠作四鎮時一日偶出遊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

一神祠試召視地工驗之工久不至全忠怒甚左右皆失色良久工至全忠指地示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大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便當坎下驢頭則知呼斫爲坎此音之訛由來已久

破瓜

樂府碧玉破瓜時情爲郎顛倒破瓜字爲二八指十六歲時也談苑載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破瓜字亦二八也則此二字老少男女俱可

用之

口采

口采吉語也宋高宗自建康避入浙東至蕭山有拜於道左者上問爲誰對曰宗室趙不衰上大喜曰符兆如此吾無憂矣見揮麈後錄趙丞相鼎當國有薦會稽士人錢唐休者趙適閱邊報見其名因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竟棄置不用見雞肋編中與君相俱沾沾于讖語之吉凶如此無怪近日杭人動輒須討口采也

偷書官兒

明司禮監大藏經廠貯列朝書籍甚富楊新都秉鈞升庵太史挾父勢屢至閣緝書多所攘取其後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又復盜易宋刻精本至熹廟時已寥寥矣嘗于六月六日奏請晒晾玉音卒問曰嘉靖閒偷書的楊姓官兒何處人左右莫能對蓋上在青宮時與聞于光廟也

明左藏

有明三百年帑藏頗盈卽闖賊出奔猶輦大內金銀數十車以去何至末造之貧如此王露滑

譽昌

崇禎宮詞

注魏闢被譴出都之日自言曰上若此我禍酷矣然彼亦未爲福也蓋籍注與厚藏之所甚密闢不以告而思陵憂勤十七載竟未之知也

避諱

葉文敏

方霽

官翰林學士修四書講義至羔裘元冠不

以弔爲

聖諱商于同僚俱未有以對翰林典簿穆維乾進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注改元字以避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謹字文敏大悟曰余

同井禾下重區多夕一
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爲避諱也淡加敬禮

公牘

公牘字義有不可解者查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切實義弔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意綽寬也今云巡綽查綽有嚴緊義當有所本未之攷也嘉應楊滋圃游幕南陽作楹帖云勞形于詳驗關咨移檄牒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爲承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小說也叙煬帝明皇宮闈事甚悉而皆有所

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車矮民王義及侯夫人自經
詩詞則見于迷樓記其叙楊素密謀西苑十六院名號
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陳後主楊梅玉李開花及司馬
戡逼帝朱貴兒殉節等事並見于海山記其叙宮中閨
廣陵圖麻叔謀開河食小兒冢中見宋襄公狄去邪入
地穴皇甫君擊大鼠殿角女挽龍舟等事並見于開河
記三記皆韓偓撰其叙唐宮事則雜採劉餗隋唐嘉話曹鄴梅
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瑛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
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

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傳復
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者可謂無一字無來歷矣

言可樵

常熟言可樵

尚焜

著雨翠山房詩鈔四卷五言云池平

魚意靜稻熟鳥聲酣七言云長風勁與松楸戰秋氣逼
成江海潮

父母稱呼

稱父曰爺曰翁曰爹曰爸而惟閩人之稱郎罷爲最奇
稱母曰媽曰姥曰孀曰嬖而惟粵人之稱阿吉爲最奇

按滿人亦呼阿吉然彼則有翻譯也

宋高宗稱徽宗曰爹爹見四朝聞見錄宋太祖稱杜太后曰娘娘見鐵圍山叢談近日杭人大族之稱大約本此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睿宗爲四哥明皇子棣王傳棣王稱明皇爲三哥四朝聞見錄高宗稱韋太后曰大姊姊此則一時習慣不可爲訓耳

殺人

嘗聞先輩云士君子無操刀殺人事然有不手刃而甚于殺者二一日授徒一日行醫言之凜然不可不慎也

函丈方丈

曲禮席閒函丈函容也謂席閒之地可容一丈也孟子
食前方丈謂羅列饌品寬至一丈也若僧舍曰方丈則
取維摩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名方丈室與孟
子方丈異

無稽之談

釋文堯殺長子考監明尸子舜兄狂弟傲竹書紀年太
甲殺伊尹韓詩外傳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淮南人間
訓曹共公欲觀晉文公駢脅使袒而捕魚墨子明鬼鄭
穆公見勾芒神錫壽十九史通雜說自古刑餘之人惟

以彌子瑕爲始風俗通秦穆公殺百里奚而非其罪說
苑尊賢介之推十五相荆仲尼使人往視墨子非儒下
篇晏子對齊景公曰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以石
乞論衡問孔篇孔子見陽貨汗流卻走癸辛雜識仲尼
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論衡龍虛篇子貢滅鬚爲婦
人何休公羊注定姜服五加皮不死顏氏家訓勸學篇
曾子七十乃學齊宣王見屠羊者哀其無罪以豕易之
此見幽求子皆無稽之談也

佛誕

春秋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爲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乃循世俗三朝洗兒之說也

紙褥

雲南騰越州善製紙褥一牀可用六七年堅滑馴軟無其匹也廣東始興清化山人亦能作之然不如滇製洞庭蔡洗凡廷棟爲余言又貴州出紙硯先伯祖諫庵公有一方用之歷年余曾見之可入水滌亦一奇也

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

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咸往
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

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
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
婦女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
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爲
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
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爲伏羲后盧仝與馬

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婦風俗通以爲伏羲妹而路史稱
爲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
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爲寶吉祥菩薩列子
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
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
仲舒言久雨不霽則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
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爲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
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敗子

今人呼不肖子曰敗子或曰敗當作稗稗所以害苗也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譬如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
別也此說亦通

達語不可爲訓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
吾子孫也歐陽公謂其庸愚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題
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
孝後人謂其所見不廣然余謂達觀之見止可自擴心
曾不可垂訓孫子三代鼎鐘皆聖賢之制歟識具在不

曰永寶用則曰子子孫孫永用享豈聖人超然遠覽不能忘情于物耶彼李杜二公亦豈不知身後之保守與否不能逆料而故作是語者以爲垂訓之體不得不然也自莊列之說興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創浮雲敝屣之談而不爲碩果苞桑之想是烏可以爲法哉惟向若水盡納寶器書畫于壙內米海嶽悉焚法書名繪于生前則真不達觀耳

銀槎

道光乙酉胡書農學士

敬

以朱碧山銀槎飲客上鐫至

正乙酉年造有碧山欵識計翻花甲第九巡矣學士首

唱詠之諸秋士明府

嘉樂

莊芝階舍人

仲方

吳子律

衡

照孫雨人

同元

兩學博汪小米中翰

遠孫

暨家大人皆

有和作因考王阮亭朱竹垞皆有碧山銀槎歌詩序注
中言之甚詳係元至正壬寅年所造朱以鍛銀出名所
造固不止一槎也今閱茶餘客話云見一槎杯首有嶽
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底鐫槎杯二
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
不覓天孫錦只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槎本

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施愚山曹實庵各賦長歌玉
叔沒流落至京高江村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紀事
所謂二十年中聚散宋孫墓木拱可悲此杯後歸陸
費丹叔塢是又一銀槎也按碧山特一尋常銀工當日
與陸子綱治玉濮仲謙治竹歸懋德治錫呂夔山治金
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時大彬治砂江千里治嵌
漆屈尚鈞治圖章顧青娘治硯李馬勳治扇齊名而手
澤畱傳代有題詠何其幸歟

定風螺蜈蚣劍

孫雨人學博家藏右旋定風螺一枚又舊劍一柄其鞘
係蜈蚣巨殼所爲百足之痕猶隱隱焉二物皆質庫中
滿出者

耳誦

凡讀書聰敏者曰過目成誦唐宋若昭牛應貞傳云少
而聰穎經耳必誦耳誦甚新可與耳學作證應貞牛肅
女年十三一夜夢中讀左傳三十卷醒而成誦亦一奇
也

櫻桃青衣

湯玉茗邯鄲夢全組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蕃夢遊錄中櫻桃青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日開元一日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聖穀篇語

國朝嶺南文鈔張南山聖穀篇語云果中有核肉中有骨言中有物三語括盡要旨修辭家宜奉爲玉圭金臬

楊認庵

其論二蘇文云東坡得浩然之氣頽濱得粹然之氣句山先生以爲名論

米價

愧邾錄溫公曰太平興國時米一斗十餘錢此其至賤者也明史李樞傳永寧宣撫奢崇明反攻貴陽官廩告竭米升直二十金此其至貴者也

東坡行二

世稱東坡爲長公而實則行二也公字和仲序次顯然黃涪翁題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歐陽公蘇明允墓誌云生三子曰景早卒公又字子平見文丹淵集

測字

崇禎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
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問何
占曰國事曰不佳反賊早出頭了急改口曰非此友字
乃有無之有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
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
腳內臣咋舌而還又南昌張曼胥儲大學士張位之弟
醫卜堪輿風鑑之術靡不通曉萬歷閒遊遼東歸語人
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

富貴閭巷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
人以爲狂旣而果一一皆驗乃知

眞龍之興非偶然也

朝鮮詩

康熙十七年

命一等侍衛狼曠頒

孝昭皇后尊諡于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副行孫致
彌遂撰朝鮮采風錄詩多近體漁洋山人采之不下數
十首余于其中愛三人焉因節錄之金淨江南春思云

江南殘夢日恹恹。愁逐年華日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
杏花微雨下重簾。鄭知常醉後云。桃花紅雨燕呢喃。繞
屋春山閒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李
植泊漢江云。春風急水下輕艫。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
熟眠雙艫靜。青山無數過船窗。雖中華能爲詩者。何以
過此。

驚燕

凡畫軸裝裱既成。以紙二條附于上。若垂帶。然名曰驚
燕。其紙條。古人不粘。因恐燕泥點污。故使因風飛動。以

恐之也見高江邨天祿識餘

賒抵折

無錢取物曰賒以物質物曰抵買物減價曰折周禮地官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歛賒注云無貨則賒貫而子之此賒字之始也又泉府買者各從其抵此抵字之始也尚書關石和鈞注關者謂彼此通同而無折闕此折字之始也

詩魔

先後筍爭滕薛長往來鷗背晉秦盟句纖已極然猶有

巧思偶閱宋人詩有云嶺松立雪周官東塢竹藏雲商
易澁求新至此真魔道矣

須臾

儀禮聘禮通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
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其
解頗協而丹鉛錄云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者
從申從乙乙屈也猶今人言恭俟屈降也其說未免牽
強

根懷詞

余中年喪偶不欲再娶因于粵中置一妾張姓順德人
貌端雅性亦柔順以故三載以來上下帷闥俱無閒言
先君棄世余以官事留逗穗城眷屬先歸因命其侍太
夫人啓行亦唯唯無異詞會當改歲乞賦歸寧余以新
年而兼將遠離勉從所請孰意杯酒之間密謀起矣太
夫人定于上元次日起身屆期僕婢在舟行李在道車
馬在門母來送行堅辭不去再三諭之遂剪髮自誓余
不得已遣之酒闌燈炮未免有情因賦悵懷詞四章云
紅銷翠歇惹愁多。悶倚闌干喚柰何。月在雨前微有暈。

風行水上易生波。椰兒酒熟迷么妹。棟子花開逞孟婆。
十二金鈴齊墜地。曉來飛報有鸚哥。桃花流水碧沈沈。
知比愁深比恨深。齒濺青梅太酸楚。手拈紅豆費沈吟。
剖脾已見蜂腰斷。剉骨空將雀腦尋。卿是張星儂是角。
迢迢銀漢兩般心。飛燕生生避伯勞。非關撇李又尋桃。
可憐明月新團扇。斷送春風快剪刀。銜木鵲巢欹不穩。
冒花蛛網溼難牢。尊前莫唱章臺柳。容易星星感鬢毛。
悔將花網一分寬。鳩鳥飛來祟合歡。強弩末難穿魯縞。
空箱秋忍棄齊紈。茶丁綠比蓮心苦。梅子黃嫌棗樹酸。

聞說蓬山今不遠。教人何處覓青鸞。

一丁

談徵云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此乃个字蓋丁與个似誤傳寫也其說頗得

釐毫絲忽

釐易緯通卦驗謂馬尾也十馬尾爲一分毫孟康注漢書曰兔毫也十毫爲釐忽孫子算術曰蠶絲也蠶所吐絲爲一忽

大太

此二字廣東始與人呼之互易如稱太陽曰大陽太爺曰大爺大兄大弟反曰太兄太弟若欲稱大人大老爺視其所書則必曰太人太老爺百口諭之終不可破因錄東谷所見一則以資笑柄一主一僕行役忽登一山穹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有大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曰官人試問此閒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一貫若是大行山官人賞一貫主人笑而許之至一郵學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主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主

不得已退而賞之僕卽欣然沾飲而主意卒不能平復
見老儒曰將謂公土居又有書可證何亦如蠢僕之言
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細事耳好教此
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意味蓋有真是非
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也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山則二字

本當如字讀此僕之考覈勝乃主多多矣

題驛詩

帆力劈開千頃浪。馬蹄踏破五陵青。浮名浮利過于酒。
醉得人閒死不醒。此題驛亭詩也。讀之使人豪氣頓消。

稱名

林穆庵

明倫

云孔子之語門人亦曰正韓子之荅後進

亦曰愈足見聖賢眞摯

命名雙聲疊韻

錢竹汀宮詹云古人以二字命名者多取雙聲疊韻與
夷犁來濤塗彌明彌牟滅明由于餘姚皆雙聲也
九降
臺駘鉏吾圍龜且居髡頑州仇魁壘皆疊韻也

四書令

憶少時集駕部許周生先生宅爲長夜之飲席閒舉四

子書爲令以兩句湊成古人姓名而此二字只許書中

一見者曹交問曰植其杖而云

曹植

爰及姜女曲肱而枕

姜肱

孟子自范之齊以追蠡

范蠡

會計當而已矣反其旄

倪

倪計

昔者公劉好貨晨門曰

劉晨

井上有李文理密察

李密

而在蕭牆之內也公孫衍

蕭衍

諸如此類又集四聲句何

以報德康子饋藥天下大悅君子上達兄弟既翕妻子
好合兵刃既接能者在職諸人苦思僅得八句耳

晉文公夢

城濮文公之夢子犯解得極巧而潛夫夢列篇云晉文

夢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極反
之夢也又說文夢字繫傳王符曰夢寐徵怪所以警人
晉文夢伏己盥腦以其有文德之教能自警戒故能敗
楚此說極其迂闊

宋孝宗

光堯內禪壽皇窮天下之養以奉經營德壽宮數倍大
內巧麗無匹宮內設立小市因不免有私釀者右正言
袁孚奏北內私酤光堯大怒帝謂袁曰昨太上怒甚宮
中夜宴太上遣賜酒一壺御筆親書德壽私酒四字因

寢其奏事見程史又當時征斂無節裝載者必須資緣
宮掖字樣乃可以免辛稼軒云曾見糞船旗號見宋稗
類鈔於此見高宗之庇護而孝宗之體貼入微也乃其
後不得于其子婦天寒官家且飲酒一語惡婦口吻千
載猶堪切齒矣

異才戾氣

呂不韋以陽翟大賈而文學如此淵博石季倫以江洋
大盜而詩筆如此奇麗同一富貴而卒歸烏有此天生
一種異才亦天生一種戾氣也

大行

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詞也宋理宗之喪湖州教官劉億讀祝行字作去聲以爲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者諡法也天子新崩尚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也其說于義亦通見癸辛雜識

汲冢書

汲冢書出魏安釐王墓中其七十五篇其言大率與經史相反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夏歷多于殷安得此無稽之談至謂文王殺季歷則以大聖人而誣以

弑父弑君是誠何心哉此種書惜出秦火之後

酒盧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開盧以賣臣瓚注盧酒甕非也
盧者賣酒之處累土所築形如鍛盧所以溫酒者文君
當盧黃公酒盧是也且開盧以賣其文甚明卽今店家
熱拆零沽酒耳

化鶴

丁令威化鶴見于寶搜神記此人人知之也又神仙傳
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人或

彈之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
蘇君彈我何爲故黃涪翁次韻蘇翰林出遨詩云人間
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並用蘇家典故也

子呼公

晁錯父呼子爲公陸賈呼子爲公蔡京呼子爲公蔡猶
帶呼鼉陸則專呼也

酒價酒味

唐人白樂天詩共把十千沽斗酒李白詩金尊斗酒沽
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

醉一斗酒賣十千錢價乃昂貴若是惟少陵詩速令相
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此則近理按唐食貨志云
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值三
千又楊松玠談藪載北齊慮師道常云長安酒賤斗價
三百此皆可證也漢酒價每斗一千典論曰孝靈帝末
年有司酒酒一斗直千文較之唐且三倍有奇矣或曰
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醇
酒如蜜甜退之詩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
知爲證不知以酒比飴蜜者謂其醇耳非謂甜也白公

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
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甕揭開時香酷烈餅封貯後味
甘辛然則不好甜酒之證明矣借曰好之亦非大戶可
知古今口味豈有異嗜哉

二形二聲

一身具二形者俗呼陰陽人晉五行志謂之人痾遺教
經謂之半變佛書謂之博又牟釋迦一人具二聲者古
謂之譯今俗呼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獠謂
之蒲又

精靈

宋盛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府治有一樓爲公退時燕息之所大監常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臥榻前置大浴斛取漢江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隙壁梯而竊視乃一大鯉魚金鱗赭鬣游泳斛中如覺有人注目窺者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斛不復取水見宋郭象睽車志宋楊戩爲節度使署後一樓戩屏左右獨處其上一日有偷兒晝伏其室之梁閒見浴盆中有一金色大蝦蟆奮迅而戲轉瞬不見而楊已

偃息在牀偷兒驚墜于地楊若預見之者擲一銀毬與之似囑其勿洩自楊公去任後始敢稍稍言之見宋稗類鈔宋米海岳知無爲軍晨興呼譙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何以不聞鼓聲對曰中夜有巨白蛇纏繞其鼓故不敢擊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人于是皆疑其爲蟒精見襄陽志林錢武肅王宮中一日有人見一甚巨蜥蜴金睛閃爍伏于油缸之上吸油大懼而退次日王謂宮人曰吾昨夜三更夢有人請食麻膏過飽宮人中有洩昨言于上者亦頷之而不責也見鶴林玉露蓋轉輪中有

所謂星精僧者竝皆有之此其精類也阿慶大鼠祿山
猶龍豈妄紀哉

王介

宋王介性輕率喜怒易形于色與人鮮有合者而獨與
荆公友善工詩除湖州知府一日謁荆公荆公口占一
絕贈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詩才未足多遙想郡
人迎下擔白蘋一夜起蒼波蓋以其性易觸怒亦以規
勸之也介得詩悻悻而去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
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署閻羅明日

盛氣而誦于荆公荆公笑曰閻羅現缺請速赴任不意以荆公之剛愎躁率而居然猶有過之者

互用典故

李湜謨東林寺舍利碑云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沈初膺展驥展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乃顛倒用之其誤耶抑兩典竝用故以爲文之錯綜耶

經語詖諧

閒談以經語詖諧亦是侮聖人之言然有足以捧腹者

戚友家有素事余弔後適坐帳房司帳者時不在有姚
姓老翁取酒獨飲誤斟於几倉猝閒取几上謝帖巽之
俗以紙禦水曰巽司帳者來問曰是誰手閒糟塌一張謝帖旁

有一人曰堯老而舜攝也又有兄弟二人雙生其友人
某往往誤認一日遇其兄遽呼之曰二老旁有知之者
曰渠大老也其人曰總是一般的二老者天下之大老
也又有一商家子舉殯車馬引導之盛窮極侈靡有述
之者曰今日某家喪事從未見有如是之闊者
杭俗以盛爲闊
座中一人曰此所謂吁嗟闊兮不我活兮是也

安吉

湖州以南宋潘丙之亂改名安吉潘安丙吉仍寓人名此史相之狡獪也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魯直黃州同一心智

卑之無甚高論

卑之無甚高論今人以爲所論甚卑非也漢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聞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張因陳秦漢閒得失文帝稱善蓋文帝懼釋之言三皇五帝之事無益于時故使卑其語而勿煩高論

自當分作兩句讀今人連讀之故失古人言下之意也
望帝

杜鵑向以爲蜀帝之魂非也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
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
高于諸王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
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乃升西山隱居焉時適二月
子規鳴蜀人悲之聞杜鵑之聲則曰望帝也然則因鳥
思帝非帝之化鳥矣